

陈秋堂的自在飞花

方 鸣

乾隆六十年(1795),乙卯年的二月初春,槛外斜阳,空阶细草,冷韵疏花,暗香浮动,杭州印人陈秋堂在求是斋刻下了一方田黄石印章,印文是一句著名的梅花诗:只留清气满乾坤。

秋堂得此七字乾坤句,取自元代画家王冕的题画诗《墨梅》:

吾家洗砚池头树,个个花开淡墨痕。不要人夸好颜色,只留清气满乾坤。

陈豫钟,号秋堂,乾嘉时期的金石篆刻家,西泠八家之一。

这方田黄石六面规整,方正平钮,如膏似脂,古色苍黄,浅雕潜龙在渊,细刻游丝在空。或可借咏唐代诗人李白之诗语:“一枝秣艳露凝香,云雨巫山枉断肠”;亦可化用宋代诗人赵彦端之嘉言:“清肌骨能香玉,艳质英姿解语花”。

也许,秋堂田黄石真是一朵解语花的梅花,似花还似非花,最能解主人的心语。于是,我便还要拈取唐代诗人李商隐之名句:“我是梦中传彩笔,欲书花叶寄朝云。”

我观秋堂田黄,古物鲜奇,两百多年了,似乎还蕴藉着西泠的旧月痕,烟色初暝,梅英载吐,玉壶光转,云水空濛,终于归藏京城君宝阁,依旧一栏花发。

印侧雕镌两行隶书边款:“乾隆乙卯二月作于求是斋,秋堂记。”

求是斋是秋堂的斋号,取意于汉代史学家班固所言“修学好古,实事求是”。清代的乾嘉学派也把“实事求是”作为考据学的治学之道,阮元就说过:“余之说经,推明古训,实事求是而已。”

秋堂所刻王冕“只留清气满乾坤”,或饶有南北朝诗人鲍照之意趣。在《梅花落》中,鲍照先是自问:“中庭杂树多,偏为梅咨嗟。问君何独然?”然又自答:“念尔零落逐寒风,徒有霜华无霜质。”此鲍照之“霜华”,彼王冕之“清气”也。

只是,秋堂或许不知,王冕不仅写《墨梅》,还写过《白梅》,算是姊妹篇,其中也另有乾坤句:

冰雪林中著此身,不同桃李混芳尘。忽然一夜清香发,散作乾坤万里春。

一朵墨梅,一朵白梅,玉立冰洁,香雪云蔚,芳心向春尽,所得是沾衣。可惜秋堂并未刻过“散作乾坤万里春”,否则,便可见王冕的梅花双印,乾坤对章,春发两枝。

是谁说“林逋仙去无知己”?当年,王冕最钦羡梅妻鹤子的北宋名士林逋,避居九里山,结庐梅花屋,植梅千树,烟晦晨昏。王冕平日喜绘梅花,尤善以胭脂画梅花和梅骨,胭脂泪,相留醉,几时重。

王冕画梅之余,还能刻印,最早采用花乳石作印材,开创了印史的“石器时代”,可惜并未留下印谱。然而,四百多年后的乙卯年,王冕的乾坤句却被秋堂拿去了刻于印,故此他的梅花寿比金石。

乙卯年,秋堂还刻了另几方名印:九月,刻了“又山白笺”印;十月,刻了“留余堂印”……不过,这一年依然是他的平常之年。可是,对于做了六十年皇帝的乾隆来说,乙卯年就不太平常了,他禅让皇位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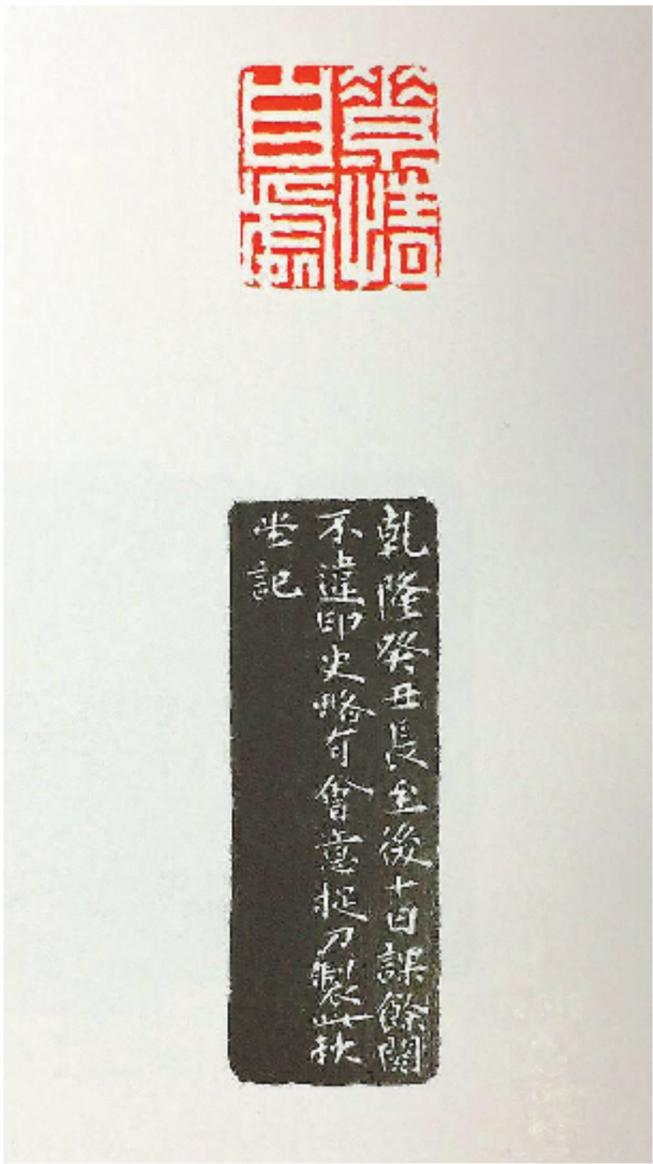
历史上,乾隆和宋徽宗一样都是梅痴皇帝。乾隆六下江南,居然每次都到吴中光福等地探梅赏胜,又先后作梅花诗三十七首。乾隆还把自己瘦比梅花:“遥知瘦似枯梅者,梅样精神未减初。”梅花是春红,也是春瘦,南宋诗人杨万里在二月里作梅花吟:“树劲春犹瘦,花寒暮更明。”

秋堂并未像乾隆一样自比梅花,尽管身体精瘦,但只可谓“梅雪同春梦,人比梅花瘦”。梅花原本象征着君子的品格之高洁与气韵之清雅,梅视百花,其品至清,人惟梅之好,则品亦梅耳,秋堂自惭形秽,自知还要有几生的修为。

花有数、愁无数,秋堂不禁刻印问道:“几生修得到梅花?”

明代印学家沈野写过一本《印谈》,他这样描述印人印事:“不著声色,寂然渊然,不可涯涘,此印章之有禅理者也。”是矣,秋堂一生都在深研禅理,修行修心。长日里,刻印便是他的花禅,红襟披韵,翠光浮空,芳草天涯,修到梅花。

古时历法先有春秋,故取“春秋”二字记载历史。又据说孔子写作历史,从春天开始,到秋天结束,故而书名便为《春秋》。秋堂生性喜梅,又在二月春天刻下“只留清气满乾坤”,而他既自号为秋,自然也是天之秋子,所以,他可谓秋月春风闲度。他的一生,又堪为之一部篆刻春秋。几千万劫走尽夜,三十六镜磨春秋。



印文 素情自处

刻印 陈豫钟(秋堂)

秋堂出自金石之家,克承家学,少耽印艺,流连文翰,篆刻初宗明代大师文彭和何震,后从学西泠八家之首丁敬,最终携手西泠诸子遍历春秋,同归秦汉。虽然我未能探入他的梅花梦,但是,我却想看他的一路飞花,乾坤风景。

在踏上秋堂的飞花行旅之前,我还要再读一遍宋代诗人李公明的《早梅》,虽然这首诗并不十分有名,却是最好的飞花诗:

东风才了又西风,群木山中叶叶空。只有梅花吹不尽,依然新白抱新红。

岁晏山深,独步早春,走进秋堂的冈阜林壑,文彭便是第一处风景。文彭乃文徵明之子,少承家学。香闻流水处,影落野人家,溪回谷转悉无路,忽有梅花一两枝。

篆刻艺术莫盛于秦汉,六朝而降,乃始屈曲盘回之状,至宋元则古法荡然。惟文彭复取秦汉,化古为今,以古拙苍茫的篆刻之风,力矫时俗的舛误不经。沈野说文彭:“始取古章步趋之”;明代印人朱简更说他:“字字秦汉,猗欤盛哉”。

文彭又是文人篆刻的先导,掀开了五百年流派篆刻发展的序篇,从此皖、歙、浙、邓各派,后先迭兴,花影乱,莺声碎。清初周亮工《印人传》称:论印一道自文彭开之,后人奉为金科玉律。

刻印有白文,有朱文,文彭说:刻白文须沉凝,令如寒山积雪;刻朱文须流利,令如春花飘雪。后来,秋堂的文朱,约略多于白文,更多可见春花飘雪的大美景象。



印文 长毋相忘



刻印 陈豫钟(秋堂)



印文 最爱热肠人



刻印 陈豫钟(秋堂)

文彭还是著名画家和诗人,我曾邂逅他的一首题画诗,看他如何欣赏“江南小满天”:

我爱江南小满天,繁花销尽竹娟娟。北窗自展南华读,时有凉风到枕边。繁花销尽又如何? 南华经里读春秋。

秋堂幼年三岁时丁敬就过世了,故而二人未有交集。但丁敬却是秋堂行旅中的一座隐隐飞桥,或曰:待入天台路,看余度石桥。北宋词人秦观说:山无数,乱红如雨,不记来时路,秋堂偏偏记得,黄昏月下,他缓缓走过了丁敬的西泠桥,那时分,轻暖笼寒,新烟凝碧。

丁敬素来喜爱西湖的梅花,自号“梅农”,而丁敬分明更是印农,秦汉古印便是他眼中的金石梅花。他说:秦印奇古,汉印典雅,而他仿汉人印法,直中有曲,印中带涩,“识者知余用心之苦也”;又作诗道:“解得汉人成印处,当知吾语了非私。”

丁敬的篆刻取法广泛,又兼及元明,开创了浙派篆刻,更引领西泠八家。所以,杭州文人魏锡曾说他:寸铁三千年,秦汉兼元明;清代印学家汪启淑也说他:留意铁书,古拗峭折,直追秦汉,另树一帜,印灯续焰,实有功也。

神交不觉两忘情,谁是梅花谁是我。我不禁回望丁敬,他原本就是一株孤清的梅花,素艳雪凝枝,清香风满枝。可是,梅花也终有风雨飘零时。唐代诗人严维就问过落花,然而,“尽日向花无语,为谁零落为谁开”,故而,南宋梅花诗人范成大只得无奈叹息:



印文 秋堂



刻印 陈豫钟(秋堂)

“花不能言客无语,日暮清愁相对生。”

在西泠八家中,除了深受丁敬的影响,秋堂还与黄易、奚冈、陈鸿寿、赵次闲四家春秋相伴,同好交善,俱道适往,标榜清流。西泠诸子举觞宴集之时,我却要借语周翼的天问:何人吹彻玉参差,点点飞花入酒厄?

秋堂更与自号曼生的陈鸿寿最为相契,两人并称“二陈”,然又和而不同,各具其美。阮元说:秋堂宗丁敬,兼及秦汉;曼生则专宗秦汉,旁及丁敬。清代学者周三变曰:秋堂善用正,而曼生间用戏。清末书法家郭频伽称:秋堂绵密,谨于法度;曼生跌宕,然未逾矩。

曼生曾刻赠“陈豫钟印”,秋堂也回赠“陈鸿寿印”,并镌款曰:余自丙午岁始与曼生交,至今无闲。

曼生爱梅成癖,也随秋堂刻过“几生修别”。待游走九里洲的如雪花田,曼生落笔便是梅花诗:

十万梅花九里洲,花田如雪替花愁。色香似尔始清绝,何不一年开到头。

曼生指望一年到头都盛开梅花,可是,花开总有花落时,曼生又写下寂寞的落花诗:

万缕千丝晓晚春,溪烟如梦月如尘。扁舟只送落花去,行尽江南不见人。

而当秋风欲雨,曼生更是独掩西窗,也只凄凉,“我自微吟虫自语,更无幽情谁谁听”。可见曼生多情而秋堂古澹,曼生善感而秋堂静心。

黄易、奚冈、陈曼生、赵之琛同属西泠八家,然而,八家之外,尚有若许西泠散人与秋堂交情甚笃,吟诗鉴古,濡毫染翰,浅深聚散,共度春秋,这其中还可访问陈希濂、何元锡、赵魏、赵辑宁四位高士的西湖风景。

陈希濂博学善鉴,著有《西湖棹歌》;何元锡是藏书藏帖名家,有藏书印“布衣暖,菜根香,诗书滋味长”;赵魏是金石碑帖藏家,曾编著《竹庵庵金石目》《竹庵庵碑目》《古今法帖汇目》《历朝类帖考》;赵辑宁是赵之琛的父亲,广交良友,性嗜聚书,有古状书屋和星月阁。

秋堂以印传情,为各家刻赠了许多名篇隽句;又以石为纸,刊录了不少精辟印理,如在“赵辑宁印”的边款上,满满地刻写治印心则:

书法以险绝为上乘,制印亦然,要必既得平正者,方可趋之,盖以正平守法,险绝取法,法既熟,自能错综变化而险绝矣。

又如在“希濂之印”上,细细地精镌印学语丝:

制印署款盼于文何,然如书丹勒碑然。至丁砚林先生,则不书而刻,结体古茂。闻其法,斜握其刀,使石旋转,以就锋之所向。

秋堂更以切刀碎刻,记载了他的人生岁月和乾坤春秋。秋堂走过一路风景,瑶台凤阙,星楼月殿,斜阳远树,芳草平沙,几回春秋倏忽间。

此时此刻,我恰见一簇自在飞花,联翩飞舞,雨丝风片,托迹隐深,如珠如尘。只是,飞花逐月终有时,花自飘零水自流;飞花一片休嗟晚,啼鸟千岩莫怨春。

其实,王冕的梅花,也不过是缕缕飞花,坠素翻红,鹤影起舞,所以,他写墨梅,写白梅,却一还要写飞花飘雪:“春云浮空山渺渺,细雨飞花望江草。”落花吹遍,秋堂只眼望去,王冕是梅花道士,更是飞花仙人,啼鸟惊人去,飞过水香。

秋堂莫不也是一介飞花仙人,他挟裹着漫天飞花,朝飞暮卷,落花香在。自在飞花轻似梦,无边丝雨细如愁;纵被春风吹作雪,绝胜南陌碾成尘。

虽然,楚国诗人屈原竟作这般感叹:“惟草木之零落兮,恐美人之迟暮”;尽管,清代文学家曹雪芹也有如此悲吟:“花谢花飞花满天,红消香断有谁怜”,但是,云烟互明灭,草木自春秋,秋堂的飞花,依然飞趁风雪,风流自在。

北宋词人姜白石忆起他的梅花赋:“旧时曾作梅花赋,研墨于今亦自香”;南宋诗人陆游吟诵他的梅花诗:“零落成泥碾作尘,只有香如故”,都是说风递幽香出。而秋堂拾王冕的诗花,却不能遣一个“香”字,便在田黄石上刻映出朗朗乾坤,花香世界:只留清气满乾坤。

嘉庆十一年(1806)的秋天,秋堂往去西天远行了,不知几生几世之后,他是否修得到了梅花。我只确知秋堂之问“几生修得到梅花”,原来语出八百多年前的谢枏得,这位南宋诗人十年无梦,却要遇见永远的梅花:

十年无梦得还家,独立清风野水涯。天地寂寥山雨歇,几生修得到梅花。

心香一瓣

文脉,从北到南

任诗桐

初夏的杭州,杨柳青青,湖水荡漾。阳光炙热却不失清爽,从早晚的微凉中,能依稀感受得到北国冰城哈尔滨的晚春光景。

从松花江畔到西子湖边,跨越千里,飞行时间只需三个小时。不过,黑龙江与浙江的文化交流却从明清时期就已经开始,绵延了数百年。黑龙江与浙江两省省名,都来自于江河,黑龙江与钱塘江(古称“浙江”),江水的灵气不仅养育了一代又一代文人,也为两个在历史、人文、地理等方面迥异的地区提供了一条密道,让两地文气互通、文脉相连。

最早记录东北风情专著之一的《柳边纪略》,就出自浙江绍兴人士杨宾之手。他曾两次前往黑龙江宁古塔,将东北地区的风土、见闻诉诸笔端,历经十几年,创作完成了这部地理学专著,为当时的人们了解东北开辟了新的视角和窗口,时至今日,也仍旧是研究东北的珍贵史料。

当我走进浙江文学馆的现当代文学史展厅,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鲁迅、茅盾两位文坛巨擘。难得的是,这两位浙籍文学大师,都对来自黑龙江呼兰河畔的作家萧红的文学之路,影响至深。

萧红与鲁迅先生在上海内山书店第一次见面时,她与萧军合著的作品集《跋涉》,因反满抗日倾向被禁,但二萧凭借这部集子,已开始文坛崭露头角。更为幸运的是,他们得到了鲁迅的提携和帮助。《生死场》,这部萧红的成名作和代表作,就是在先生不辞辛苦的奔走中,得以面世的。鲁迅还不惜笔墨,为《生死场》作序推荐,“叙事和写景,胜于人物的描写,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,对于死的挣扎,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;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,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”,这段先生对《生死场》的评价,连同作品本身一起,早已成为经典。

或许是种特别的缘分,当时针拨转回1932年,受困于旅馆的萧红,曾写信给《国际协报》求助。正是得益于该报副刊主编裴馨园的关照,二萧从此结缘。

履处留痕

乐清乐清

钱国丹

乐清是浙江省温州市属下的一个县级市。“乐”在这里读yuè,音乐的乐。常有人把乐清读成lèqīng,让我这个乐清人感觉别扭。

传说周灵王太子晋喜箫好笙,常作凤凰鸣声。他修炼成仙后便驾鹤神游,路过我们这个风景旖旎、鸟语花香的地儿,就舍不得走了。他搬了石头垒了个台,然后整日整宿地在台上吹箫。此台就被后人叫作“箫台”。更因为他吹奏的箫笙乐音清扬,因此这个县也就叫“乐清”了。天底下以音乐命名的县、市实属罕见,上世纪乐清创办的那本文学刊物也叫《箫台》,浪漫、诗意,别有一番韵味。

乐清是浙江六大“千年古县”之一。她南濒瓯江口,东临乐清湾,地理坐标为北纬28°07′,东经120°57′。置县已有1600多年,1993年撤县设市。

乐清方言和温州、永嘉、瑞安一带的语言稍有差异,一并被叫做“瓯语”,瓯语是吴语的一种,比苏杭的多少甜糯,却更富音律。乐清的口语还多有古意,他们把黎明叫做“天光”,把中午叫做“日昼”,将傍晚叫做“黄昏”,连一日三餐也这么叫。回家则说“走归”或“归去”。把看望说成“张张”“望望”。他们的口语里没有“不”,只有“否”。天渐暗,乐清人见了面就打招呼:

“黄昏吃罢未?”

他们把阿姨叫成“阿嬢”或“嬢嬢”。我有个中篇小说就叫《阿嬢》。那天中午我听得一女孩对一位磨米粉的女人喊:“嬢嬢,我刚绣好的一个红肚兜,你进来张张否?”那嬢嬢就答:“否否!待这儿收拾停当,我归去给你煮日昼!”

音色清越,拖腔带调,仿佛在唱歌。这特色,在乐清西乡的柳市一带尤其鲜明。

禽类生下的蛋,乐清人叫“卵”。上世纪物资匮乏,乐清的各个码头或渡口,总有些个女人肚兜里装着几个熟鸡蛋,见了人就轻声吆喝叫卖。以至后来有初识的朋友知道我是乐清人,马上一句:“热乎乎的鸡卵鸭卵要买来买哇!”

不少外地人吐槽我们乐清方言是外语,是鸟语。别怪我们的口语难懂,更不要以为是读书人在咬文嚼字。乐清的语言世世相承、口口相传,即使没读过一天

巧的是,裴馨园也是浙江绍兴人,他对中国现代文学亦有诸多贡献,培养了罗烽、舒群、萧军、萧红、白朗、金剑啸、金人、杨朔等一大批青年作家。

小说《呼兰河传》是萧红在战乱中的香港创作完成的,这部描绘作者童年往事和家乡风景的作品,其风格和特点,被茅盾先生一语道破,称“它是一篇叙事诗,一幅多彩的风土画,一串凄婉的歌谣”。我想,在萧红的文学世界里,在她的文字中,在她对人性的深刻体悟和观察里,无不渗透着这两位文坛大师的思想,黑龙江与浙江在这一刻,实现了文学上的梦幻联动。

说浙江现代文坛占据了现代中国现代文学半壁江山,的确名副其实。除鲁迅与茅盾外,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作家如鲁迅天群星,闪耀在文学史的长河里。在浙江作家经典作品场景体验厅里,鲁迅笔下的故乡、茅盾的“农村三部曲”、郁达夫的《迟桂花》、戴望舒的《雨巷》等经典作品,通过影像空间让人沉浸其中,而我尤其注意到的便是艾青所作的《大堰河——我的保姆》。

这位出生在浙江金华,求学于杭州的“民族诗人”,曾于1958年4月来到北大荒八五二农场,生活工作了将近两年。在那里,因历史原因而郁郁寡欢的艾青,受到了北大荒精神的感染和鼓舞。在荒原变就良田的过程中,杂草与灌木丛盘根错节。近五十万亩的荒地,在熊熊大火中,浓烟蔽日,蔚为壮观。面对此景,诗人艾青,创作出诗歌《烧荒》,用火海、云彩等意象,抒发了建设北大荒的壮志情怀,“小小的一根火柴,划开了一个新的境界——好大的火啊,荒原成了火海!火花飞舞着,旋转着,火柱直冲九霄云外!火焰像金色的鹿,奔跑得比风还快!”这条从黑龙江到浙江的文学之江,在这一刻再一次心手相牵。

数字化、现代派、沉浸式、交互感,一座展现灵秀之地文脉发展的文学场域,令所有的文学爱好者有了归属感,也让承传了千百年的文字,跃动在今时今日,并将继续流转于何月何年。

书的全文盲,也是这样说话的。外来人没在乐清待上一一年半载是听不懂的;谁家娶回个外地媳妇,没个两三年也是讲不来乐清话的。

据说,上世纪那场对越自卫反击战,我方通信兵们传话,开始用的是粤语,粤语算是难懂了,但还是就被越方破译了。后来还是几位乐清兵提议说,用我们乐清话吧。上级采用了他们的意见,越军偷听到的全是叽哩哇啦的鸟语,也只有干瞪眼等着挨揍了。

不少乐清人对音乐十分着迷,那种爱好仿佛是骨髓里渗出来的。我外公在有了四个儿子之后还去考了个上海国立音专,当时的校长是蔡元培。外公和他的亲弟弟、堂兄弟,还有我的父亲、我的舅舅们,每人都学会几种乐器。他们能唱昆曲、唱京剧,唱越剧、唱甬剧和黄梅戏,革命歌曲则应会尽会。闲暇时,他们吹箫弄笛敲扬琴弹琵琶,我和小姨、表姐妹们围着一一起高歌。我至今还记得儿时唱过《天仙配》的片头曲:飘飘荡荡天河来,天河如带白浪飞。姐妹七人鹊桥上,望见凡间鲜花开……那旋律实在美妙,弄得我们都觉得自己是小仙女下凡了。

上头有什么宣传任务,乐清的一些乡里、村庄,拉出台小戏、几首曲子都是寻常事。平日里,山上的牧童,田里的老农,一开口就能对上半天歌。对歌是乐清民间文化的一朵奇葩,一首《对鸟》不但唱到了中央台,还成了电视连续剧《温州一家人》的主题曲:

介姆(什么)飞过青又青咬

介姆飞过打铜铃咬

介姆飞过红夹绿

介姆飞过摸把胭脂搽嘴唇咬

青翠飞过青又青咬

白鹤飞过打铜铃咬

尖嘴鸟飞过红夹绿

长尾巴丁飞过摸把胭脂搽嘴唇咬

遗憾的是,《温州一家人》请歌手刘可去唱《对鸟》,那味儿就不那么正了。如果请我弟弟去唱,肯定比这好多了。

乐清人对民歌曲非常热爱。纯粹的农民会分成两组登台对歌,小学生就能唱花鼓演小歌剧。他们一唱就是半天,没有人喊累,也没有对不上来磕磕绊绊的尴尬。